



## 豫湘戰役爲什麼失敗？

——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七月八日解放日報社論——

河南戰役，蔣鼎文、湯恩伯、胡宗南以四十萬號稱精銳之師，打不過五六萬的敵軍，乃望風潰竄，喪師失地，豫戰未已，湘戰又作，長沙淪陷，衡陽被圍，桂林韶關受到直接的威脅，日寇正以無間的時間，深入中國正面戰場有間的空間。國民黨某些統治人士對於這一次的慘敗，不惟不敢正視其慘敗的政治軍事的原因，而謀所以挽救之道，而且企圖把責任推在旁人的身上，譬如說盟國的援助不夠，或八路軍新四軍的配合不夠等等。盟國援助問題自有盟國人士可以答覆，至若八路軍新四軍在最近期間，究竟進行了一些什麼戰鬥，這裏却應該說明一下。

豫湘戰役爲什麼失敗？

日寇這一次對河南的進攻，所使用的兵力雖然不過五六萬人，但在我們國土上，曾進行了四五個月的準備。例如將平漢鐵路向南延伸到黃河北岸（過去只能到達新鄉，而新鄉到開封敵已修築了鐵路，可以聯接平漢與隴海），跟着便限期趕修黃河鐵橋。從二月起，便增調軍隊，集中在華軍隊於各戰略要地，並盡量的徵調在華日僑入伍。爲了保守軍事祕密，敵於二月間便禁止外僑在朝鮮、滿洲、中國各地的旅行。同時拆卸在華北華中各鐵路支線的鐵軌枕木等器材，運集在新鄉、開封、武漢、信陽等地，有計劃的派出機羣，轟炸我陝、豫、鄂、湘、浙、贛、閩、粵各省的機場。直到四月中旬，敵在豫東、豫北、晉南、鄂中及長江下游各地分途集中。可見入春以來，敵寇在我們國土上所進行的各種軍事準備，是有足夠的材料，證明敵人將有進攻中國的行動，關於敵人的此種行動，十八集團軍（八路軍）都已隨時報告了軍事委員會。但是敵軍進攻的目標，究竟是進攻敵後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，或進攻正面戰場的友軍，抑或同時並舉，在當時則不能肯定。

八路軍新四軍在這種情況下，用積極行動，來破壞敵人進攻的準備，反對消極的等

待敵人的進攻。因此軍事上破壞敵人的集中，破壞敵人的運輸，消耗敵人的兵力，破壞敵人的後方；政治上爭取偽軍反正，宣傳敵軍反戰；號召人民配合作戰，這就是八路軍新四軍入春以來的行動方針。請看看我們怎樣幹的：

敵軍要集結機動兵力，則不能不減少守備力量，有些據點不能不用偽軍來代替。因此，破壞敵人集中的有效方法，就是發動對敵偽軍的攻勢，經過今春攻勢的結果，我軍攻克或一度攻入的縣城有二十四座，攻克據點碉堡一萬三千餘處。這二十四個縣城，就是熱河之寧城（二月六日）、豫北之林縣（四月十一日）、內黃（五月六日）、冀南之清豐（五月二十九日）、趙縣（三月二十一日）、魯西之朝城（二月十日）、邱縣（五月二十四日）、冀中之高陽（五月二十一日）、武強（六月十日）、任邱（五月八日）、肅寧（五月十三日）、安新（五月十日）、博野（四月六日）、晉縣（三月十四日）、保定（五月十三日一度攻入）、石家莊（二月十七日一度攻入）、山西之太谷（二月二十一日）、榆社（三月二十九日）、武鄉（二月二十八日）、沁水（四月三十日）、方山（四月二十九日）、定襄（六月三日）、冀東之昌黎（二月十四日）、蘇北之漣水

(二月十五日)。

爲了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，八路軍新四軍在各條鐵路上進行積極的破壞活動。在平漢線上曾攻佔許多重要的車站，如石家莊車站、定縣車站、方順橋、清風店、沙河等車站。在隴海線上，曾攻克阿湖車站。在同蒲線上，曾攻克太谷車站。在德石鐵路上，曾攻克晉縣車站。在平寧鐵路上曾攻克昌黎車站。在白晉鐵路上曾攻克于洪車站。同時，在膠濟路東段及同蒲路北段，進行大量的破壞。

爲了翦除日寇的爪牙，殲滅敵偽的實力，我軍曾向各地偽軍進行堅決的進攻。在魯中，消滅了偽第三方面軍吳逆化文部近萬人。在魯南，消滅了偽第十軍榮逆子恆部千餘人，斃偽第二師長劉逆國楨，俘偽團長宋奇思等五百餘人。在濱海，消滅偽軍朱逆信齋部千餘人。在豫北平漢路西，消滅偽二十四集團軍龐逆炳勳、孫逆殿英部千餘人。在平漢路東隴海路北，消滅偽第二方面軍孫逆良誠部三千餘人。在冀東灤縣盧龍地區，消滅偽治安軍千餘人。

華中戰場上，我軍在蘇中進行了著名的車橋戰役，消滅敵軍一個大隊，偽軍千餘。

在隴海東段，我新四軍黃師四月份消滅敵偽二千餘人，偽三十六師李逆寶甫部全部被殲。在津浦路隴海路南三角地區，我新四軍彭師自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一個半月內，向敵偽展開大攻勢，消滅敵偽二千餘人，恢復了廣大的國土。在鄂中監利地區，我新四軍李師，消滅偽軍饒逆子琪部五百餘人。

爲了搖撼敵人的後方，我八路軍曾深入的挺進到熱河中部，攻佔寧城，我新四軍曾迫近到南京近郊，給敵偽以打擊。

由於我軍之積極行動，給敵寇以破壞和牽制，於是引起敵寇對我進行殘暴的「報復掃蕩」。一月上旬敵千八百人「掃蕩」北嶺；一月上旬敵千餘人「掃蕩」晉西北八分區；一月敵千八百人「掃蕩」冀東；一月下旬敵千五百人「掃蕩」白洋淀地區；一月下旬敵在太行進行了三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二月上旬敵兩千人「掃蕩」北嶺曲陽地區；二月間敵在魯西進行了八千餘人的連續四次「掃蕩」；二月下旬至三月敵在蘇北鹽阜、淮海南區進行了三千餘人十餘次的「掃蕩」，三月下旬敵在淮海區進行了七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三月中旬敵在蘇中進行了五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一月上旬敵在蘇南進行了四千餘人的「掃

蕩」；二月上旬敵在鄂中進行了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在冀中，敵於二月間進行了三千餘人的連續二次的「掃蕩」，四月上旬敵二千人又連續「掃蕩」兩次；四月初敵五千「掃蕩」魯中；四月下旬敵二千兩次「掃蕩」雁北；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敵在魯中進行五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二月間在熱河中部承德赤峯地區進行了一萬五千人的「掃蕩」。五月敵三千「掃蕩」膠東；五月下旬敵二千「掃蕩」冀南；五月上旬敵三千人「掃蕩」平北區；五月間敵兩千人「掃蕩」太行；六月初敵對淮南路西進行兩千人的「掃蕩」。以上較大「掃蕩」中，敵寇所用兵力約十三萬人，但均被我先後粉碎。總計八路軍新四軍在破壞敵寇進攻準備的各次作戰中，自一月至五月二十五日，根據極不完備的材料，共作戰一萬四千餘次。斃俘敵僞十三萬餘人。僞軍反正六千餘人。繳獲長短槍五萬六千餘枝，機槍六百五十餘挺，各種炮一百九十餘門，擲彈筒一百三十餘個。攻克據點碉堡一萬三千餘處。破壞火車站十九處，火車三十七列，鐵路二百五十餘里，汽車四百五十餘輛，公路一千四百餘里，橋樑四百六十座。這就是敵後戰場今春以來，我軍破壞敵寇進攻準備的戰況。

假使有人問到敵後戰場的作戰，對於正面戰場有什麼配合？那末，我們從此次在河南作戰的敵軍不過五六萬人的數目看來，以及從敵寇在敵後戰場作戰的兵力，有十三萬人事實看來，則八路軍新四軍，依然牽制敵人三分之二的兵力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第一、八戰區蔣、湯、胡總兵力四十萬。第六、九戰區陳誠、薛岳總兵力亦不下四十萬，然而敵在中原作戰僅用五六萬兵力，而在湖南則使用到十萬兵力，足見華北敵後有力的進攻，迫使敵寇無法用大力於河南。而華中方面，則因大部分是友軍防區，新四軍在江蘇的距湖南戰線太遠，在皖鄂的又限於敵軍友軍的聯合攻擊，不能充分發揮戰力，敵人遂能利用此種局面抽調較多的兵力（雖然也只十萬人）了。

但是無論敵後如何牽制，八路軍新四軍既不能被允許到正面作戰，正面戰場的勝負就仍不能不決定於友軍。譬如河南戰場，敵人既因華北的牽制而只派了五六萬人，我正面友軍宜可以十當一了，不幸仍然不能作到這一步，以致一敗塗地，不可收拾。

如果我們來檢討一下正面戰場的友軍在同一時期內有些什麼活動，便發生非常令人難於置信的許多事件。我一、八戰區的長官們，在敵人着着準備進攻的面前（今年春季

前後），竟做出許多倒行逆施的行為。例如：（一）河南情況日益緊張，蔣鼎文不唯不增兵河南，反從河南調走三個軍回陝西參加反共；（二）敵在華北調動頻繁，黃河防務吃緊之際，胡宗南反調走兩個軍入新疆，去反對少數民族、外蒙古與蘇聯。這種東入潼關，西出玉門的「壯舉」，從抗日的觀點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；（三）敵寇在鄭州北面趕修鐵橋，敵機已在沿河偵炸，蔣鼎文在洛陽則召開反共會議；（四）入春以來河南前線吃緊，河南界首，爲作戰要地，而一戰區友軍，竟把界首劃爲與敵僞通商公開走私的市場。直到情況緊張，其高級長官們的敵情判斷，還以爲敵軍進攻目標，是在界首和周家口，其目的在劫奪財物，由此可見該地的走私規模，何等浩大。既與敵僞公開的通商來往，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就要暴露軍情，一方面就使軍無鬥志；（五）對敵作戰，必須勸員民衆參戰，才能有力的打退敵人。河南連年災荒，千百萬哀黎，草根挖盡，易子而食，而河南省政府，對田賦徵實苛捐雜稅，絲毫未減，湯恩伯在葉縣，無代價的圈佔民田四千餘畝，大徵民力，擇派鉅款，僅葉縣就撥派了七千多萬，修築官舍，大興土木，河南民衆，怨聲四起。軍隊視民如草芥，則民視軍如寇仇。因此戰爭一起，老百姓

便起來繳軍隊的槍。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實，究竟是誰的責任，難道還不洞若觀火麼？這是河南的情形。湖南戰場雖不完全一樣，但其反人民是一致的，而華中的反共戰爭則較華北還要更嚴重許多倍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，這裏就不多說了。這就是敵寇準備進攻期間，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兩種不同的活動。一方面は警惕的主動的積極進攻，打擊敵偽，收復失地，解放人民，以破壞敵之進攻準備；一方面則對敵是麻木不仁，對共則積極反對，循至勾結敵寇，魚肉人民，可見當前抗戰的失敗，應負責任的不是任何別人，而正是我們友黨友軍的統治人士自己。

抗戰以來，我國戰場部分為正面與敵後兩大戰場。我們友黨的當局向世人宣佈敵後戰場不存在，只數後戰場不予任何接濟，而且不斷「以一制伐」。但是不說以前的事，只在今年半年的抗戰中，這兩個戰場的真實情況，不也就已經大白於天下了麼？這兩個戰場，戰力孰強？戰志孰堅？指揮孰儻？人民孰愛？皆十分清楚。敵當昭告天下：敵寇雖屢遭擊斬之勢如燎原，惟有如猛虎出山之時，才能乘勝，一舉方能與我相繼全勝，才能擊敗之。這十七年來所曉得的不可勝數的總論，湖南湖北戰場的大局，只當從這裏去尋

立，要使得今後正面戰場反敗爲勝，也只有效率上頭去想法。忘下大人是無用的，惟有趕快澈底改變作風，切實加強團結，並且要大膽取動員不調到敵人進攻的途方法。與人民與友軍共同挽救西南與西北的大危機，才是超越戰場的第一生路！

